資治通鑑/卷2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

► 卷二百二十二

起屠維大淵獻，盡上章困敦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21卷

卷第二百二十一

【唐紀三十七】 起屠維大淵獻，盡上章困敦，凡二年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乾元二年（己亥，公元七五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巳朔，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，自稱大聖燕王；以周摯為行軍司馬。李光弼曰：「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，此欲使我懈惰，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。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，求與之戰。彼懲嘉山之敗，必不敢輕出。得曠日引久，則鄴城必拔矣。慶緒已死，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。」魚朝恩以為不可，乃止。

戊寅，上祀九宮貴神，用王璵之言也。乙卯，耕藉田。

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，為流矢所中，丙申，薨；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。初，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，知留後事，時諸軍屯戍日久，財竭糧盡，秀實獨運芻粟，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，相繼於道。

二月，壬子，月食，既。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「輔聖」，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，對曰：「自古皇后無尊號，惟韋後有之，豈足為法！」上驚曰「庸人幾誤我！」會月食，事遂寢。後與李輔國相表裡，橫於禁中，干豫政事，請托無窮。上頗不悅，而無如之何。

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，築壘再重，穿塹三重，壅漳水灌之。城中井泉皆溢，構棧而居，自冬涉春，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，食盡，一鼠直錢四千，淘牆及馬矢以食馬。人皆以為克在朝夕，而諸軍既無統帥，進退無所稟；城中人欲降者，礙水深，不得出。城久不下，上下解體。

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，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，每營擊鼓三百面，遙脅之。又每營選精騎五百，日於城下抄掠，官軍出，即散歸其營；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，樵采甚艱，晝備之則夜至，夜備之則晝至。時天下饑饉，轉餉者南自江、淮，西自並、汾，舟車相繼。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，督趣運者，責其稽緩，妄殺戮人，運者駭懼；舟車所聚，則密縱火焚之；往復聚散，自相辨識，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。由是諸軍乏食，人思自潰。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，官軍與之刻日決戰。

三月，壬申，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，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，諸軍望之，以為遊軍，未介意。思明直前奮擊，李光弼、王思禮、許叔冀、魯炅先與之戰，殺傷相半；魯炅中流矢。郭子儀承其後，未及布陳，大風忽起，吹沙拔木，天地晝晦，咫尺不相辨。兩軍大驚，官軍潰而南，賊潰而北，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。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。戰馬萬匹，惟存三千，甲仗十萬，遺棄殆盡。東京士民驚駭，散奔山谷，留守崔圓、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、鄧，諸節度各潰歸本鎮。士卒所過剽掠，吏不能止，旬日方定。惟李光弼、王思禮整勒部伍，全軍以歸。

子儀至河陽，將謀城守。師人相驚，又奔缺門。諸將繼至，眾及數萬，議捐東京，退保蒲、陜。都虞候張用濟曰：「蒲、陜荐饑，不如守河陽，賊至，並力拒之。」子儀從之。使都游弈使靈武韓游瑰將五百騎前趣河陽，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。周摯引兵爭河陽，後至，不得入而去。用濟役所部兵築南、北兩城而守之。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，待命於河清之南岸，荔非元禮至而軍焉。諸將各上表請罪，上皆不問，惟削崔圓階封，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，削銀青階。

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，自沙河收整士眾，還屯鄴城南。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，得六七

萬石，與孫孝哲、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。諸將曰：「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！」思明不與慶緒相聞，又不南追官軍，但日於軍中饗士。張通儒、高尚等言於慶緒曰：「史王遠來，臣等皆應迎謝。」慶緒曰：「任公暫往。」思明見之涕泣，厚禮而歸之。經三日，慶緒不至。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，慶緒窘蹙，不知所為，乃遣太清上表稱臣于思明，請待解甲入城，奉上璽綬。思明省表，曰：「何至如此！」因出表遍示將士，咸稱萬歲。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，且曰：「願為兄弟之國，更作藩籬之援。鼎足而立，猶或庶幾；北面之禮，固不敢受。」並封表還之。慶緒大悅，因請歃血同盟，思明許之。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，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，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。慶緒再拜稽首曰：「臣不克荷負，棄失兩都，久陷重圍，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，遠垂救援，使臣應死復生，摩頂至踵，無以報德。」思明忽震怒曰：「棄失兩都，亦何足言。爾為人子，殺父奪其位，天地所不容！吾為太上皇討賊，豈受爾佞媚乎！」即命左右牽出，並其四弟及高尚、孫孝哲、崔乾祐皆殺之；張通儒、李庭望等悉授以官。思明勒兵入鄴城，收其士馬，以府庫賞將士，慶緒先所有州、縣及兵皆歸于思明。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，因留鎮之。思明欲遂西略，慮根本未固，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，引兵還范陽。

甲申，回紇骨啜特勒、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，上宴之於紫宸殿，賞賜有差。庚寅，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。

辛卯，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，權知鎮西、北庭行營節度使。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。

甲午，以兵部侍郎呂諲同平章事，乙未，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，王璵為刑部尚書，皆罷政事。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，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，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。上於峴恩意尤厚，峴亦以經濟為己任，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。於是京師多盜，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。李揆上疏曰：「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，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，遂安劉氏。皇朝置南、北牙，文武區分，以相伺察。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，忽有非常之變，將何以制之！」乃止。

丙申，以郭子儀為東畿、山東、河東諸道元帥，權知東京留守。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，充陝、虢、華州節度使。

夏，四月，庚子，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。

太子詹事李輔國，自上在靈武，判元帥行軍司馬事，侍直帷幄，宣傳詔命，四方文奏，寶印符契，晨夕軍號，一以委之，乃還京師，專掌禁兵，常居內宅，制敕必經輔國押署，然後施行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，皆因輔國關白、承旨。常於銀台門決天下事，事無大小，輔國口為制敕，寫付外施行，事畢聞奏。又置察事數十人，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，即行推按；有所追索，諸司無敢拒者。御史台、大理寺重囚，或推斷未畢，輔國追詣銀台，一時縱之。三司、府、縣鞫獄，皆先詣輔國咨稟，輕重隨意，稱制敕行之，莫敢違者。宦官不敢斥其官，皆謂之五郎。李揆山東甲族，見輔國執子弟禮，謂之五父。

及李峴為相，於上前叩頭，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，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，上感寤，賞其正直；輔國所行事，多所變更，罷其察事。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，請歸本官，上不許。壬寅，制：「比緣軍國務殷，或宣口敕處分。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，自今一切並停。如非正宣，並不得行。中外諸務，各歸有司。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、諸司等，比來或因論競，懸自追攝，自今一切須經台、府。如所由處斷不平，聽具狀奏聞。諸律令除十惡、殺人、奸、盜、造偽外，餘煩冗一切刪除，仍委中書、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。」輔國由是忌峴。

甲辰，置陳、鄭、亳節度使，以鄧州刺史魯炅為之；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、密等七州節度使；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、許、汝三州節度使；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。

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，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，聞郭子儀退屯河上，李光弼還太原，炅慚懼，飲藥而死。

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，改元順天，立其妻辛氏為皇后，子朝義為懷王，以周摯為相，李歸仁為將，改范陽為燕京，諸州為郡。

戊申，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、陳、潁、亳節度使。抱玉，安興貴之後也，為李光弼裨將，屢有戰功，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，故賜姓李氏。

回紇毘伽闕可汗卒，長子葉護先遇殺，國人立其少子，是為登裡可汗。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。公主曰：「回紇慕中國之俗，故娶中國女為婦。若欲從其本俗，何必結婚萬里之外邪！」然亦為之剺面而哭。

鳳翔馬坊押官為劫，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。其妻訟冤。李輔國素出飛龍廄，敕監察御史

孫鑒鞫之，無冤。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、刑部侍郎李曄、大理卿權獻鞫之，與鑒同。妻猶不服。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。若虛傾巧士，希輔國意，歸罪夷甫。伯陽怒，召若虛詰責，欲劾奏之。若虛先自歸於上，上匿若虛於簾下。伯陽尋至，言若虛附會中人，鞫獄不直。上怒，叱出之。伯陽貶高要尉，獻貶桂陽尉，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，鑒除名，長流播州。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，責之太重；上以為朋黨，五月，辛巳，貶峴蜀州刺史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，上謂之曰：「李峴欲專權，今貶蜀州，朕自覺用法太寬。」對曰：「李峴言直，非專權。陛下寬之，只益聖德耳。」若虛尋除御史中丞，威振朝廷。

壬午，以滑、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，充滑、汴等七州節度使；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，充副使。

六月，丁巳，分朔方置邠、寧等九州節度使。

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，因其敗，短之於上。秋，七月，上召子儀還京師，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、兵馬元師。士卒涕泣，遮中使請留子儀。子儀紿之曰：「我餞中使耳，未行也。」因躍馬而去。

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，辛巳，以趙王系為天下兵馬元帥，光弼副之，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。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，夜，入其軍。光弼治軍嚴整，始至，號令一施，士卒、壁壘、旌旗、精彩皆變。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，憚光弼之嚴。

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，光弼以檄召之。用濟曰：「朔方，非叛軍也，乘夜而入，何見疑之甚邪！」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，逐光弼，請子儀；命其士皆被甲上馬，銜枚以待。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：「鄴城之潰，郭公先去，朝廷責帥，故罷其兵柄。今逐李公而強請之，違拒朝命，是反也，其可乎！」右武鋒使康元寶曰：「君以兵請郭公，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，是破其家也。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！」用濟乃止。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，用濟單騎來謁。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，斬之，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。

僕固懷恩繼至，光弼引坐，與語。須臾，闇者曰：「蕃、渾五百騎至矣。」光弼變色。懷恩走出，召麾下將，陽責之曰：「語汝勿來，何得固違！」光弼曰：「士卒隨將，亦復何罪！」命給牛酒。

丁亥，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兼太原尹，充北京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

初，潼關之敗，思禮馬中矢而斃，有騎卒盩厔張光晟下馬授之，問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思禮陰識其狀貌，求之不獲。及至河東，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，思禮怒之，雲京懼，不知所出。光晟時在雲京麾下，曰：「光晟嘗有德於王公，從來不敢言者，恥以此取賞耳。今使君有急，光晟請往見王公，必為使君解之。」雲京喜，即遣之。光晟謁思禮，未及言，思禮識之，曰：「噫！子非吾故人乎？何相見之晚邪！」光晟以實告，思禮大喜，執其手，流涕曰：「吾之有今日，皆子力也，吾求子久矣。」引與同榻坐，約為兄弟。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。思禮曰：「雲京過亦不細，今日特為故人捨之。」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，贈金帛田宅甚厚。

辛卯，以朔方節度副使、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，進爵大寧郡王。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，勇冠三軍，前後戰功居多，故賞之。

八月，乙巳，襄州將康楚元、張嘉延據州作亂，刺史王政奔荊州。楚元自稱南楚霸王。

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，聽歸；丙辰，至京師。

戊午，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，貶王政為饒州長史，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史；楚元不從。

壬戌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、河北節度等使。

九月，甲午，張嘉延襲破荊州，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，澧、朗、郢、峽、歸等州官吏聞之，爭潛竄山谷。

戊辰，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，加以重輪，一當五十；在京百官，先以軍旅畢無俸祿，宜以新錢給其冬料。

丁亥，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荊、襄招討使，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；以陳、潁、亳、申節度使王仲升為申、沔等五州節度使，知淮南西道行軍兵馬。

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，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，分為四道，使其將令狐

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，思明自濮陽，史朝義自白皋，周摯自胡良濟河，會於汴州。

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，聞之，還入汴州，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：「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，我則將兵來救。」叔冀許諾。光弼還東京。思明至汴州，叔冀與戰，不勝，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、劉從諫、田神功等降之。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，與其將李詳守汴州；厚待董秦，收其妻子，置長蘆為質；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、劉從諫、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、淮。神功，南宮人也。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。頃之，神功襲德信，斬之。從諫脫身走。神功將其眾來降。

思明乘勝西攻鄭州。光弼整眾徐行，至洛陽，謂留守韋陟曰：「賊乘勝而來；利在按兵，不利速戰。洛城不可守，於公計何如？」陟請留兵於陜，退守潼關，據險以挫其銳。光弼曰：「兩敵相當，貴進忌退，今無故棄五百里地，則賊勢益張矣。不若移軍河陽，北連澤潞，利則進取，不利則退守，表裡相應，使賊不敢西侵，此猿臂之勢也。夫辨朝廷之禮，光弼不如公；論軍旅之事，公不如光弼。」陟無以應。判官韋損曰：「東京帝宅，侍中奈何不守？」光弼曰：「守之，則汜水、崿嶺、龍門皆應置兵，子為兵馬判官，能守之乎？」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，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，空其城。光弼帥軍士運油、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，光弼以五百騎殿。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，諸將請曰：「今自洛城而北乎，當石橋而進乎？」光弼曰：「當石橋而進。」及日暮，光弼乘炬徐行，部曲堅重，賊引兵躡之，不敢逼。光弼夜至河陽，有兵二萬，糧才支十日。光弼按閱守備，部分士卒，無不嚴辦。庚寅，思明入洛陽，城空，無所得，畏光弼掎其後，不敢入宮，退屯白馬寺南，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。於是鄭、滑等州相繼陷沒，韋陟、李若幽皆寓治於陜。冬，十月，丁酉，下制親征史思明；群臣上表諫，乃止。

史思明引兵攻河陽，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。龍仙恃勇，舉右足加馬鬣上，慢罵光弼。光弼顧諸將曰：「誰能取彼者？」僕固懷恩請行。光弼曰：「此非大將所為。」左右言「裨將白孝德可往。」光弼召問之。孝德請行。光弼問：「須幾何兵？」對曰：「請挺身取之。」光弼壯其志，然固問所須。對曰：「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，兼請大軍助鼓噪以增氣。」光弼撫其背而遣之。孝德挾二矛，策馬亂流而進。半涉，懷恩賀曰：「克矣。」光弼曰：「鋒未交，何以知之？」懷恩曰：「觀其攬轡安閒，知其萬全。」龍仙見其獨來，甚易之；稍近，將動，孝德搖手示之，若非來為敵者，龍仙不測而止。去之十步，乃與之言，龍仙慢罵如初。孝德息馬良久，因瞋目謂曰：「賊識我乎？」龍仙

曰：「誰也？」曰：「我，白孝德也。」龍仙曰：「是何狗彘！」孝德大呼，運矛躍馬搏之。城上鼓噪，五十騎繼進。龍仙矢不及發，環走堤上。孝德追及，斬首，攜之以歸。賊眾大駭。孝德，本安西胡人也。

思明有良馬千餘匹，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，循環不休以示多。光弼命索軍中牝馬，得五百匹，縶其駒於城內。俟思明馬至水際，盡出之，馬嘶不已，思明馬悉浮渡河，一時驅之入城。思明怒，列戰船數百艘，泛火船於前而隨之，欲乘流燒浮橋。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，以巨木承其根，氈裹鐵叉置其首，以迎火船而叉之。船不得進，須臾自焚盡。又以叉拒戰船，於橋上發砲石擊之，中者皆沉沒，賊不勝而去。

思明見兵於河清，欲絕光弼糧道，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。既夕，還河陽，留兵千人，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，曰：「賊將高庭暉、李日越、喻文景，皆萬人敵也。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。我且去之，汝待於此。若賊至，勿與之戰。降，則與之俱來。」諸將莫諭其意，皆竊笑之。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：「李光弼長於憑城，今出在野，此成擒矣。汝以鐵騎宵濟，為我取之，不得，則勿返。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，希顥阻壕休卒，吟嘯相視。日越怪之，問曰：「司空在乎？」曰：「夜去矣。」「兵幾何？」曰：「千人。」「將誰？」曰：「雍希顥。」日越默計久之，謂其下曰：「今失李光弼，得希顥而歸，吾死必矣，不如降也。」遂請降。希顥與之俱見光弼，光弼厚待之，任以心腹。高庭暉聞之，亦降。或問光弼：「降二將何易也？」光弼曰：「此人情耳。思明常恨不得野戰，聞我在外，以為必可取。日越不獲我，勢不敢歸。庭暉才勇過於日越，聞日越被寵任，必思奪之矣。」庭暉時為五台府果毅。己亥，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。

思明復攻河陽，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：「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？」抱玉曰：「過期何如？」光弼曰：「過期救不至，任棄之。」抱玉許諾，勒兵拒守。城且陷，抱玉紿之曰：「吾糧盡，明旦當降。」賊喜，斂軍以待之。抱玉繕完城備，明日，復請戰。賊怒，急攻之。抱玉出奇兵，表裡夾擊，殺傷甚眾。

董秦從思明寇河陽，夜帥其眾五百，拔柵突圍，降於光弼。時光弼自將屯中水單，城外置柵，柵外穿塹，深廣二丈。乙巳，賊將周摯捨南城，並力攻中水單。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。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。賊恃其眾，直進逼城，以車載攻具自隨，督眾填塹，三面各八道以過兵，又開柵為門。光弼望賊逼城，使問元禮曰：「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，晏然不動，何也？」元禮曰：「司空欲守乎，戰乎？」光弼曰：「欲戰。」元禮曰：「欲戰，則賊為吾填塹，何為禁之？」光弼曰：「善，吾

所不及，勉之！」元禮俟柵開，帥敢死士突出擊賊，卻走數百步。元禮度賊陣堅，未易摧陷，乃復引退，須其怠而擊之。光弼望見元禮退，怒，遣左右召，欲斬之。元禮曰：「戰正急，召何為？」乃退入柵中。賊亦不敢逼。良久，鼓噪出柵門，奮擊，破之。

周摯復收兵趣北城。光弼遽帥眾入北城，登城望賊曰：「賊兵雖多，囂而不整，不足畏也。不過日中，保為諸君破之。」乃命諸將出戰。及期，不決，召諸將問曰：「向來賊陣，何方最堅？」曰：「西北隅。」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。廷玉請騎兵五百，與之三百。又問其次堅者。曰：「東南隅。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。惟貞請鐵騎三百，與之二百。光弼令諸將曰：「爾輩望吾旗而戰，吾颭旗緩，任爾擇利而戰；吾急颭旗三至地，則萬眾齊入，死生以之，少退者斬！」又以短刀置靴中，曰：「戰，危事。吾國之三公，不可死賊手。萬一戰不利，諸君前死於敵，我自剄於此，不令諸君獨死也。」諸將出戰，頃之，廷玉奔還。光弼望之，驚曰：「廷玉退，吾事危矣！」命左右取廷玉首，廷玉曰：「馬中箭，非敢退也。」使者馳報。光弼令易馬，遣之。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，光弼又命取其首。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，更前決戰。光弼連颭其旗，諸將齊進致死，呼聲動天地，賊眾大潰，斬首千餘級，捕虜五百人，溺死者千餘人。周摯以數騎遁去，擒其大將徐璜玉、李秦授，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。思明不知摯敗，尚攻南城，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，乃遁。

丁巳，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。

邛、簡、嘉、眉、瀘、戎等州蠻反。

十一月，甲子，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、神策兩軍兵馬使，賜姓李，名忠臣。

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，商州刺史、充荊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，駐於鄧之境，招諭降者，厚撫之；伺其稍怠，進軍擊之，生擒楚元，其眾遂潰；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，荊、襄皆平。倫，見素之從祖弟也。發安西、北庭兵屯陝，以備史思明。

第五琦作乾元錢、重輪錢，與開元錢三品並行，民爭盜鑄，貨輕物重，谷價騰踴，餓殍相望。上言者皆歸咎於琦，庚午，貶琦忠州長史。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溱州員外司馬，坐琦黨也。

十二月，甲午，呂諲領度支使。

乙巳，韋倫送康楚元詣闕，斬之。

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，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阪，得馬六百匹，歸仁走。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。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、莎柵之間，屢破之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上元元年（庚子，公元七六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，餘如故。

丙戌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，權知本國事。

党項等羌吞噬邊鄙，將逼京畿，乃分邠寧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，亦謂之渭北節度。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，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，分道招討。戊子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，留京師，假其威名以鎮之。

上祀九宮貴神。

二月，李光弼攻懷州，史思明救之。癸卯，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，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。

忠州長史第五琦既行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，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。琦曰：「琦備位宰相，二百兩金不可手挈；若付受有憑，請准律科罪。」期光即奏琦已服罪。庚戌，琦坐除名，長流夷州。

三月，甲申，改蒲州為河中府。

庚寅，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，夏，四月，壬辰，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，斬首千五百餘級。

襄州將張維瑾、曹玠殺節度使史翽，據州反。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時李輔國用事，節度使皆出其門。倫既朝廷所除，又不謁輔國，尋改秦州防禦使。己未，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瑱至襄州，張維瑾等皆降。

閏月，丁卯，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。自武德以來，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。

甲戌，徙趙王系為越王。

己卯，赦天下，改元。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，選歷代名將為亞聖、十哲。其中祀、下祀並雜祀一切並停。

是日，史思明入東京。

五月，丙午，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。晉卿練達吏事，而謹身固位，時人比之胡廣。

宦者馬上言受賂，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，諲為之補官。事覺，上言杖死。壬子，諲罷為太子賓客。

癸丑，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，充度支、鑄錢、鹽鐵等使。晏善治財利，故用之。

六月，甲子，桂州經略使邢濟奏：破西原蠻二十萬眾，斬其帥黃乾曜等。

乙丑，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奏破涇、隴羌、渾十餘萬眾。

三品錢行浸久，屬歲荒，米斗至七千錢，人相食。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，數月間，榜死者八百餘人，不能禁。乃敕京畿，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，其重輪錢當三十，諸州更俟進止。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、得一錢，一當開元錢百。賊中物價尤貴。

甲申，興王佋薨。佋，張后長子也，幼曰定王侗。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，太子常以恭遜取容。會佋薨，侗尚幼，太子位遂定。

乙酉，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。

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。

上皇愛興慶宮，自蜀歸，即居之。上時自夾城往起居，上皇亦間至大明宮。左龍武大將

軍陳玄禮、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；上又命玉真公主、如仙媛、內侍王承恩、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。上皇多御長慶樓，父老過者往往瞻拜，呼萬歲，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；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。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，上皇命玉真公主、如仙媛為之作主人。

李輔國素微賤，雖暴貴用事，上皇左右皆輕之。輔國意恨，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，乃言於上曰：「上皇居興慶宮，日與外人交通，陳玄禮、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。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，皆反仄不安，臣曉諭不能解，不敢不以聞。」上泣曰：「聖皇慈仁，豈容有此！」對曰：「上皇固無此意，其如群小何！陛下為天下主，當為社稷大計，消亂於未萌，豈得徇匹夫之孝！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，垣墉淺露，非至尊所宜居。大內深嚴，奉迎居之，與彼何殊，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。如此，上皇享萬歲之安，陛下有三朝之樂，庸何傷乎！」上不聽。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，輔國矯敕取之，才留十匹。上皇謂高力士曰：「吾兒為輔國所惑，不得終孝矣。」

輔國又令六軍將士，號哭叩頭，請迎上皇居西內。上泣不應。輔國懼。會上不豫，秋，七月，丁未，輔國矯稱上語，迎上皇游西內，至睿武門，輔國將射生五百騎，露刃遮道奏曰：「皇帝以興慶宮湫隘，迎上皇遷居大內。」上皇驚，幾墜。高力士曰：「李輔國何得無禮！」叱令下馬。輔國不得已而下。力士因宣上皇誥曰：「諸將士各好在！」將士皆納刃，再拜，呼萬歲。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，侍衛如西內，居甘露殿。輔國帥眾而退。所留侍衛兵，才尪老數人。陳玄禮、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能留左右。上皇曰：「興慶宮，吾之王地，吾數以讓皇帝，皇帝不受。今日之徙，亦吾志也。」是日，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，請罪。上又迫於諸將，乃勞之曰：「南宮、西內，亦復何殊！卿等恐小人熒惑，防微杜漸，以安社稷，何所懼也！」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，請問上皇起居。輔國惡之，奏貶蓬州長史。

癸丑，敕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，如畿內。

丙辰，高力士流巫州，王承恩流播州，魏悅流溱州，陳玄禮勒致仕；置如仙媛于歸州，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。上更選後宮百餘人，置西內，備灑掃。令萬安、咸宜二公主視服膳；四方所獻珍異，先薦上皇。然上皇日以不懌，因不茹葷，辟谷，浸以成疾。上初猶往問安，既而上亦有疾，但遣人起居。其後上稍悔寤，惡輔國，欲誅之，畏其握兵，竟猶豫不能決。

初，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，於其地置神策軍。及安祿山反，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。既而軍地淪入吐蕃，伯玉留屯於陝，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。八月，庚午，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。

丁亥，贈謚興王侶曰恭懿太子。

九月，甲午，置南都於荊州，以荊州為江陵府，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，以扼吳、蜀之沖，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。

或上言：「天下未平，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。」乙未，命子儀出鎮邠州；党項遁去。戊申，制：「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，還定河北，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、鄜坊、邠寧、涇原諸道蕃、漢兵共七萬人，皆受子儀節度。」制下旬日，復為魚朝恩所沮，事竟不行。

冬，十月，丙子，置青、沂等五州節度使。

十一月，壬辰，涇州破党項。

御史中丞李銑、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。銑貪暴不法，展剛強自用，故為其上者多惡之；節度使王仲升先奏銑罪而誅之。時有謠言曰：「手執金刀起東方。」仲升使監軍使、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：「展倔強不受命，姓名應謠讖，請除之。」延恩因說上曰：「展與李銑一體之人，今銑誅，展不自安，苟不去之，恐其為亂。然展方握強兵，宜以計去之。請除展江淮都統，代李峘，俟其釋兵赴鎮，中道執之，此一夫力耳。」上從之，以展為都統淮南東、江南西、浙西三道節度使；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。

延恩以制書授展，展疑之，曰：「展自陳留參軍，數年至刺史，可謂暴貴矣。江、淮租賦所出，今之重任，展無勳勞，又非親賢，一旦恩命寵擢如此，得非有讒人間之乎？」因泣下。延恩懼，曰：「公素有才望，主上以江、淮為憂，故不次用公。公反以為疑，何哉？」展曰：「事苟不欺，印節可先得乎？」延恩曰：「可。」乃馳詣廣陵，與峘謀，解峘印節以授展。展得印節，乃上表謝恩，牒追江、淮親舊，置之心膂，三道宮屬遣使迎賀，申圖籍，相望於道，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。

延恩知展已得其情，還奔廣陵，與李峘、鄧景山發兵拒之，移檄州縣，言展反。展亦移檄言峘反，州縣莫知所從。峘引兵渡江，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、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，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。展素有威名，御軍嚴整，江、淮人望風畏之。展倍道先期至，使人問景山曰：「吾奉詔書赴鎮，此何兵也？」景山不應。展使人呼於陣前曰：「汝曹皆吾民也，勿干吾旗鼓。」使其將孫待封、張法雷擊之，景山眾潰，與延恩奔壽州。展引兵入廣陵，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、楚，王□恆將兵四千略淮西。

李峘辟北固為兵場，插木以塞江口。展軍於白沙，設疑兵於瓜洲，多張火、鼓，若將趣北固者，如是累日。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。展乃自上流濟，襲下蜀。峘軍聞之，自潰，峘奔宣城。

甲午，展陷潤州。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，攻金陵城，不克而遁。侯令儀懼，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群，棄城走。昌群遣其將宗犀詣展降。丙申，展陷升州，以宗犀為潤州司馬、丹楊軍使；使昌群領升州，以從子伯瑛佐之。

李光弼攻懷州，百餘日，乃拔之，生擒安太清。

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，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，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，恭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。

十二月，丙子，党項寇美原、華原、同官，大掠而去。

賊帥郭惲等引諸羌、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，殺監軍使。

兗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，破之。

峘之去潤州也，副使李藏用謂峘曰：「處人尊位，食人重祿，臨難而逃之，非忠也；以數十州之兵食，三江、五湖之險固，不發一矢而棄之，非勇也。失忠與勇，何以事尹！藏用請收餘兵，竭力以拒之。」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。藏用收散卒，得七百人，東至蘇州募壯士，得二千人，立柵以拒劉展。

展遣其將傅子昂、宗犀攻宣州，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，李峘奔洪州。

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、孫待封戰於郁墅，兵敗，奔杭州。景超遂據蘇州，待封進陷湖州。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，李可封為常州刺史，楊持璧蘇州刺史，待封領湖州事。景超進逼杭州，藏用使其將溫晃屯餘杭。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，宗犀為宣州刺史。

傅子昂屯南陵，將下江州，徇江西。於是屈突孝摽陷濠、楚州，王□恆陷舒、和、滁、廬等州，所向無不摧靡，聚兵萬人，騎三千，橫行江、淮間。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，由是□恆不得西，止屯廬州。

初，上命平廬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；鄧景山既敗，與刑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，未報。景山遣人趣之，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，神功及所部皆喜，悉眾南下，及彭城，敕神功討展。展聞之，始有懼色，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，選精兵二千度淮，擊神功於都梁山，展敗，走至天長，以五百騎據橋拒戰，又敗，展獨與一騎亡渡江。神功入廣陵及楚州，大掠，殺商胡以千數，城中地穿掘略遍。

是歲，吐蕃陷廓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